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法] 巴尔扎克 著
刘 凯 译

欧也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1833年9月，巴尔扎克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要统治欧洲文坛了，而且不会受到挫折！我只需再努力奋斗两年，就能超越一切企图束缚我手脚、阻碍我前进的人！”他这样说的原因在于他的一个巨大构想：将已完成的和即将要写的作品合成一个“整体建筑”，这将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风俗研究”，第二部分是“哲理研究”，第三部分是“分析研究”。巴尔扎克认为，社会观察者可以用具体生活来装载自己的思想并讲述故事了。较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就是《欧也妮·葛朗台》。

农村读物出版社

(CIP) 目録在封底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刘凯 译
ISBN 958-7-2048-2038-9
(著者姓名)

欧也妮·葛朗台

I. 欧... II. 巴... III. 长篇小说... IV. 1562.44
最能本书增光添彩的便是你的形象。在

这里，希望... 巴尔扎克... 幸福的黄... 一棵树... 圣化了它... 虔诚的手已... 经使之... 它四季...
随身听名著



欧也妮·葛朗台

世纪博宇 主编

[法] 巴尔扎克 著 刘凯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1-12 000册

12.00元

(凡本版图书出书后，请向本社或各分社索取样书，以便及时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
刘凯译.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7.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5038-6

I. 欧… II. ①巴…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880 号

责任编辑 李岩松 钟海梅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7.5

字 数 182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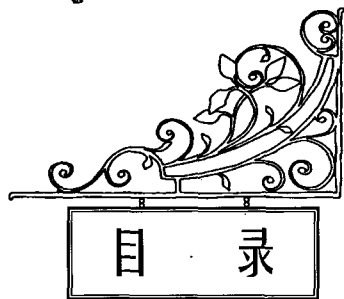
定 价 1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欧也妮·葛朗台

最能为本书增光添彩的便是你的形象。在这里，希望你的芳名如同一支曾经给人带来过幸福的黄杨枝条，为了护卫家庭，不知来自哪一棵树，然而宗教已经圣化了它，虔诚的手已经使之得到了更新，因此它四季常青。

巴尔扎克



资产者的嘴脸	1
来自巴黎的堂兄弟	19
外省的恋爱	30
家庭的痛苦	78
如此人生之路	100
结局	112



资产者的嘴脸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里，从外观上看，有些房子极像死气沉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田野、最悲凉的瓦砾堆，让人感到忧郁与不悦。可能这种房子都带着修道院的宁静、田野的枯燥无味以及瓦砾堆的衰落与杂乱。屋中的日常生活是那么宁静，如果不是每当有陌生的脚步响起时，就会有一个人长得有点像和尚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静止不动，用毫无光彩却又冷若冰霜的目光瞪一眼陌生的来客的话，在来自异乡的客人眼中，这些房子会是无人居住的闲置的房子。

在索漠城中，有一栋房子，外观上就带有这些凄凉的色彩。街道崎岖不平，一直通往处在城中地势高处的古堡，街的尽头便是那栋房子。如今这条街上人烟稀少，夏天天气炎热，冬天气候寒冷，有的地方十分昏暗，然而颇有一些特征。路面是用小石子铺成的，回声十分清脆，总是干干净净的，而且很干，街面狭窄，弯弯曲曲的，两边的房子极其宁静，位于城脚下，是老城的一部分。

房子已经历经了三百年的风雨，尽管是用木头制成的，然而十分坚固，样式繁多，各有特点。因此，考古学家以及艺术家们十分注意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当你从这些房子前路过时，必然会注视那些很粗的梁木，两头雕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图形，在大部分的底层上面，变成了一条黑乎乎的浮雕。

在有些地方，石板上盖着横木，在有些脆弱的墙壁上勾出蓝色的线条，用木头支起的房顶，由于历尽沧桑，已经向下弯曲，风吹日晒，使屋面板已经朽坏弯曲。有的地方露出了陈旧的黑乎乎的窗槛，精致的雕刻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贫穷的女工把一盆石竹或者蔷薇放在那儿，窗槛仿佛难以承受那呈棕色的瓦盆的重量。再前面，有的大门上钉上了粗粗的大铁钉，我们的先人独具匠心，在上面刻下一些形状古怪的文字，永远无人知晓它的含义。也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这儿表明自己的信念，也许是一个天主教联盟中的一员表示对亨利四世的诅咒。还有一些普通的布尔乔亚刻上了一些徽号，以此表明他们是旧乡绅，曾经负责过地方上的行政事务，这一切都浓缩着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刷得极其粗糙的、摇摇晃晃的危房，这还是工匠们炫耀技艺的遗留物，旁边便是一栋乡绅的住宅，自 1789 年以来，历次革命都冲击了那半圆形的门框上的贵族标志，然而还依稀有些迹象。

在这条街道上，经营买卖的底层既非小店铺，也非大商店。对中世纪的文物比较喜爱的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一副简朴的风貌，与上年代的习艺工场极其相似。高大宽敞的店堂，没



有铺面，也没有设在廊檐下的小摊，没有橱窗，然而深深的，黑乎乎的，无论是里面，还是屋外，毫无装饰之物。满板的大门被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十分简单地钉上了一些铁皮，上部分向里开着，下面的部分安装了带有弹簧的门铃，总是有人来来往往。在大门旁边半人高的墙上装有一排很厚重的护窗板，白天它就卸下了，晚上又装好。外面还有铁门，以便上锁。这间如地洞一般的潮乎乎的房子，就依靠在大门的上部分，或者窗口与屋顶之间的空隙，射进一些阳光，窜入一些空气。用来陈列商品的地方位于半人高的墙壁下。这里根本没有用来吸引顾客的东西。货色的种类由铺子的性质而定，或是摆放着两三桶盐和鲑鱼，或是摆着数捆帆布与绳子，黄铜索挂在楼板上的木梁上。一排桶箍靠墙一字排开，再就是把布匹放在架子上。

你走进去吧！一个正当妙龄、迷人的少女，十分整洁，戴着雪白的围巾，胳膊红通通的，她立即把手中的编织物放了下来，大声呼唤爸爸或者妈妈，让他们来接待你。可能是两个铜子的生意，也可能是两万法郎的买卖，对你的态度或是冷漠，或是热情，或是高傲，这与店主的脾气有关。

你也会看到一个商人，专卖酒桶木材，他的两个大拇指不停地缠绕着，他在门口坐着，与邻居拉家常，从表面上看来，他只有一些最基本的酒瓶架或者几捆薄木板，然而安茹地区的全部的箍桶匠，都向他的工场购买木料。他的工场位于码头上，拥有丰富的货源。他知道要是葡萄丰收的话，他可以卖掉多少桶板，最准确地估计一下，最多为一两块板左右，一天的好太阳使他财源滚滚，一场大雨让他蚀本，酒桶的价钱在一上午的时间内，可以从 11 法郎跌至 6 法郎。

此地与都兰地区相差无几。天气决定市场行情。种植葡萄的人，有田地的人，木材商人，箍桶匠，旅店店主，船夫，都眼睁睁地盼望着有太阳的天气，夜晚上床睡觉，就担心第二天早上起来听说昨晚结冰了，他们怕狂风，担心雨天，担心干旱天气，时而希望下雨，时而希望天色转晴，时而又希望天上云彩朵朵。在老天爷与世间的利益中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争执。晴雨表可以不停地让人发愁，让人开怀大笑，让人兴高采烈。

过去，这条街曾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街的这头到街的那头，“黄金般的好天”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收入的数目，并且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对呀，天上掉黄金了。”因为他们明白，一缕阳光和一场及时的雨水将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收益。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每到周六中午，一个铜子的东西也休想买到。商人也拥有一个葡萄园，一个小小的园子，都要到乡下去忙碌几天。购进，卖出，所有的一切利润他都事先算好了。商人可以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哈哈大笑，说来说去，打听别人的隐私。某家的女主人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会向她的丈夫问道，鸡是不是煮得恰到好处。一个妙龄少女将头探出窗口，绝对无法不让一切闲汉看见她的面容。因此，众人的良心都是公开的，秘密是无法掩藏在那些没有人偷看又黑暗又寂静的房子

普通人几乎总是在露天下过着日子，每对夫妻在大门口坐着，在那里吃午饭，吃晚饭，争执。他们研究过从街上走过的每一个路人。因此，在过去，一个异乡人来到外省时，总会处处遭人嘲笑，由此便产生许多有意思的故事。也就因为这一点，昂热人喜欢找乐子的名声便四处传扬，因为他们擅长编这种市井笑话。

以前属于本地人的乡绅都在这条街上居住，古城里的老宅子占据了街道地势高的一头。这是世风，人心依然淳朴的时代——如今这种古风在一天天地走向死亡——遗留下来的东西。本故事中的那栋冷清悲凉的房子便是它们其中的一栋。

在古朴的街上，甚至偶然发生的琐事都可以使你回想起往事，所有的味道会让你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弯弯曲曲地走了过去，你便能看到一处黑乎乎的向里陷进去的地方，在这凹坑里，隐藏着葛朗台府第的大门。

在外省，府第是对一个人家有分量的称呼，对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一无所知，就无法明白这个称呼的分量。

在这索漠城中，葛朗台先生的声望自然有其原委。从未在外省逗留过的人无法彻底地理解它。葛朗台先生，还有人称之为葛朗台老头，然而对他持这种称呼的人越来越稀少了，在1789年，他是一个箍桶匠，十分富有，能识字写字，也会算账。共和政府在这里标价把教会的财产出卖时，他恰好年满40，娶了一个富有的木材商人的女儿为妻，他用自己的存款和老婆的陪嫁，凑成了两千金路易，跑到了县政府。监督标卖的官员是个共和党人，凶巴巴的，十分专制。葛朗台拿出岳父给的400路易，送给了他，然后他便以极低的价格，即使不能算是用正当手段，至少还未违反法律，购到了县里最出色的葡萄园、一座陈旧的修道院和几块小田地。

索漠人身上极其缺乏革命气息，在他们看来，葛朗台老头是个狂热的人，积极分子，共和党人，对新潮流十分关切。实际上，箍桶匠关心的只有他的葡萄园。政府命他担任索漠县的行政委员，因此他温和地影响了地方的政治与经济。

在政治上，他护卫着昔日的显贵，千方百计地帮助流亡绅士使财产逃脱被国家标卖的命运。在经济上，他向革命军包下了白葡萄酒一二千桶，报酬便是得到了某所女修道院的一流的草原，它原本是留下来充当最后一批被标卖的财产。

拿破仑任执政官时，好小子葛朗台担任了市长一职，十分巧妙地处理着地方事务，然而他的葡萄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收益。拿破仑登上皇位时，他改变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拿破仑对共和党人无甚好感，另外派来一个绅士，同时也是个大地主，后来被封为男爵，取代了葛朗台的职位。因为他有戴红帽的嫌疑，葛朗台失去了市长的官衔，但并无丝毫的遗憾之意。在他的任期内，为索漠城的利益着想，他修好了几条不错的公路，与他的产业直接相通。他登记房地产时，沾光不少，只交了很少的税。自从他登记了每一处的庄园之后，由于他的不停的经营，在这儿，他的葡萄园已经冒尖了，这个专门的形容词的意思是这种庄园中的葡萄可以酿成最好



的美酒。总之，他几乎可以配得上拥有荣誉勋章。

1806年，他被免去了职务，此时葛朗台已有57岁了。他的妻子年满36岁，独生女儿芳龄10岁。

也许是老天爷见他失去了乌纱，意欲给他一番安慰，就在这一年里，葛朗台连续获得了三笔遗产：首先是他的岳母德·拉戈迪尼埃夫人的；其次是夫人的姥爷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的姥姥冉蒂耶夫人的。无人知道这些巨额遗产的数目。三位老人极其爱财，一辈子都在攒钱，以备暗暗地把玩它们。德·拉贝特利耶老人称放账为浪费，认为看上几眼黄金，比起放高利贷来，要实惠得多。因此对于他们有多少余钱，索漠人只能根据可以看见的收入进行估计。

于是，新的贵族头衔又落到了葛朗台先生的头上。虽然我们喜欢讲平等，可是我们无法取代他。在本区，他纳税最多。他拥有一百阿尔邦的葡萄园，丰收时，能够酿出七八百桶酒，他还拥有分种田13处，一座陈旧的修道院，他从外面堵死了修道院的窗户和门口。既能不支付税款，又可以把那些东西保留下来。另外，他拥有的草原共计127阿尔邦^①，生长着3000株白杨树，那是在1793年他栽下的。他居住的房子也属于他自己。

这便是他那可以用肉眼看见的家产，只有两个人清楚他大概拥有多少现金。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负责为葛朗台放高利贷，另一位便是德·格拉桑，是索漠城中首屈一指的银行家。葛朗台觉得在恰当的时候，和他暗中结为联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尽管老克罗旭和德·格拉桑聪明过人，却依然难免在众目睽睽之下，恭恭敬敬地对待葛朗台，使旁观者明白前任市长拥有何等雄厚的财力。

在索漠城里，每个人都认为有一个私库设在葛朗台的家里，那是一个秘洞，里面满是金路易。传闻半夜里他注视着那些不计其数的金子，高兴得不得了。在一些小气鬼眼里，这种事情是真的，因为看见那个小子甚至都长了一双澄黄澄黄的眼睛，带着黄金的颜色。一个习惯于凭借金钱赚大钱的人，如同色鬼、赌棍，或者凑热闹的闲人一般，眼中自然带着那种难以描述的神情，一副鬼鬼祟祟、贪婪的、神秘兮兮的样子，绝对会被他的同行识破。对所有迷上了什么玩意的人来说，这些标志与帮中的暗语相差无几。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而且他又是一个老箍桶匠，又是种植葡萄的行家，何时自己的收获留下1000只桶，何时只留下500只桶，他都如同天文学家一样估计得准确无误。他在投机事业上从未栽过跟头，酒桶的价格比酒还要高时，他总是有酒桶卖给别人；他可以用来藏酒，当每一桶酒可以卖到200法郎时，他才会卖出去，一些小地主却当价格为100法郎时就卖给了别人。大家当然会敬重这样的一个人。他老老实实地把那很有名的1811年的收获放在家

^① 阿尔邦：土地单位，每阿尔邦相当于30至55亩。

里，再慢慢地卖出一点点，一点点，赚了24万多法郎。一提起理财的技巧，葛朗台先生既是一只大虎，又是一条大蛇，他会在那儿躺着，在那儿伏着，端详半天猎物，然后再向它扑去，打开如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去许许多多的金银，接着舒舒服服地去休息，如同一条蛇用食物填饱了肚子，镇静自若，十分安静，有序地做着各种事情。

当他路过时，见了他后，无人不感到心中充满了钦佩、尊敬与恐惧。不是他用那如同钢铁般的利爪动作麻利地抓过每一个人吗？有人为了购买田地，从克罗旭手里借了一笔款子，利息为一分一，有人用期票向德·格拉桑提取现金，被扣下了一大笔利息。在市场上，或在晚间谈天时，不提及葛朗台先生的大名时极少。在有些人的眼中，这个种植葡萄的老头子的财产几乎是当地的一个宝藏，值得向人炫耀。许多生意人，旅店店主得意非凡地告诉来自外地的客人：

“嘿，先生，我们这儿有两三户人家拥有数百万的财产，然而葛朗台先生呢，甚至连他本人也搞不清到底拥有多少财产！”

1816年，据索漠城里最会计算的人估计，那小子大概拥有价值400万的地产，然而从1793年至1817年之间的时间里，他每个季节的平均收入应该达到了10万法郎，由此进行推算，他的全部现金和不动产的价值大约不差上下。所以，当一场牌结束了，或者聊了片刻关于葡萄的情况，再谈到了葛朗台时，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就会说道：“葛朗台老头子吗？……该拥有五六百万的家产吧！”如果这话传到了克罗旭或者德·格拉桑的耳朵里，他就会说道：“你真不错，我对他的财产的总数都一无所知呢！”

当一些来自巴黎的客人说起罗特希尔德或者拉斐特之类的大银行家时，索漠人就会发问，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同样富有。要是巴黎人微微一笑，答曰：“对，对。”他们便会歪着头，你瞪视着我，我瞪视着你，满脸的不相信。

这个富豪的举止被这笔巨额财产镀上了金色。如果他的日常生活有令人发笑的地方，给别人留下了笑柄之处，这些笑柄也早已烟消云散了。葛朗台的一切行为如同是钦定的，处处畅通无阻，他的话语、服装、姿态、眨眼都属于本地的金科玉律，众人细细地研究他，如同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的本能，力图发现它的效力一般，最终发现他那最细微的举止中带着深远而只能意会的智慧。例如，有人说道：

“今年的冬季肯定十分寒冷，葛朗台老头的手上已经戴上了皮手套，我们应该采摘葡萄了吧？”

或者说道：“葛朗台老头购进了无数的桶板，今年肯定有许多酒。”

肉和面包是葛朗台老头从来不买的东西。每周都有一些佃户为他送来一份够食用的东西，如阉鸡、老母鸡、鸡蛋、牛油、麦子，都是用来抵押租子的。他拥有一所磨坊，别人已经租下了它，磨坊的经营者除了向他交租金外，还必须亲自登门，把麦子拿到磨坊里去磨，然后再送面粉和麦皮回来。他有一个女仆，人称长脚拿依，尽管年纪大了，然而依然每周六



为他制作面包。房客之中也有人靠种菜为生，葛朗台便命令蔬菜由他们供应。至于水果，极其丰富，可以把一大部分拿去卖。用来烧炉子的柴火是被砍下的长在田地周围的篱笆，或者是腐烂了一半的老树，佃户们把它锯断，装在水车上，运进城来，他们有意拍他的马屁，为他把柴火送到柴房里来，以得到他的几声道谢。根据别人所知道的情形，他的支出只有教堂里座椅租用的费用、圣餐费、夫人和女儿的服装、家中的蜡烛、拿依的工资、为锅镀上的锡、交给国家的税款、修理庄园以及种植树木的花销。最近，他购买了一片树林，方圆 600 阿尔邦，他让一个近邻管理，并同意付一些津贴给他，自从他置办了这个家产后，他才尝到了野味。

这个家伙举止十分简单，不爱多说话，表明看法时总是用温柔的腔调，简洁的语句，谈论一些陈旧的话题。从他崭露头角的大革命时代开始，每当要夸夸其谈一番或是和别人争论什么时，他便立即说不上一句连贯的话来，搞得别人头脑发昏。这种说话结巴、思路混乱、前言与后语自相矛盾以及一派胡言弄混了他的思想背景，别人以为他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实际上，这纯粹是佯装出来的，当片刻之后，故事中的一些情形足以清清楚楚地说明这一点。并且每当要应付、解决一些生活或者生意上的难题时，他就会把四句口诀搬出来，如同代数公式一般准确无误，这便是：“我不明白，我不能够，我反对，慢慢看吧！”

是与不是从来不会出自他的口中，也从不会在白纸上落下墨笔。别人和他交谈时，他冷漠地倾听着，下巴放在右手上，肘部放在左手背上，不管是何事，一旦他主意已定，就无法改变了。一笔极小的买卖，他也会算上半天。结束一场明争暗斗的交谈后，对方以为严格地保守了心中的秘密，实际上，真话早已出口了。然而他答道：

“我尚未与夫人商量呢，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被他压制得如同奴隶一般的夫人，却是他买卖上最顺手的挡箭牌。他从不登门拜访别人，不吃别人的东西，也不请别人吃什么。他无声无息，仿佛什么东西都要节约，甚至包括举止。由于时时刻刻都对别人的主权十分尊重，他决不拿属于别人的东西。

然而，虽然他腔调温柔，态度稳重，却依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箍桶匠的举止与习性，特别是在家里，不像在别处那般小心在意。

至于身体，他有 5 尺高，肥胖体宽；腿肚子有 1 尺粗，膝盖骨有许多关节；双肩很宽；圆脸乌黑发亮，长着痘疤，下巴直直的，嘴唇上毫无曲线，牙齿白白的，双眼平静，如同要吃人一般，那是人们所说的蛇眼，脑门上皱纹密布，肌肉块块隆起，有点奇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在背地里拿葛朗台先生寻开心，称他那发黄的、带着灰白色的头发为黄金中掺杂着白银。他的鼻尖又肥又大，支撑着一个血筋密布的肉瘤。一些人有根有据地说，这颗瘤里装满了刁钻古怪的东西。这副仪容说明了他的那种狡黠的阴毒，他有目的的老实，他的一心为己。他把一切情感都倾注在小气的乐趣和他唯一真正关心的独生女儿欧也妮的身上。他的姿态、动作、走路的样子，他身上的所有东西都说明了他唯一信任的人便是他自己，这是在买卖上两面讨好养

成的习性。因此，从外表上，尽管他性格温和，从容应付，然而骨子里他却如铁石一般坚硬。”

他的装束总是一成不变。自 1791 年起，他总是那种样子。蠢笨的鞋子，皮制的鞋带，一年到头都穿着双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用银箍扣得紧紧的；上身穿一件闪光丝绒背心，开着方襟，颜色时而呈黄色时而呈古铜色；外罩一件栗色的外套，衣裾宽大，带着一一条黑色的领带，头戴一顶阔边帽。他的手套和警察的手套一样牢固，使用的期限为一年零八个月，为了保持整洁，他的一个手势是固定的，即将手套放在距离帽子边缘不远处。

有关此人的情况，索漠人所知晓的只有这些。

在索漠城的居民中，只有 6 个人有资格出入他家。排在前三位的人中数克罗旭先生的侄子最重要。这个小伙子自从担任了索漠初级裁判所的所长一职后，便加了一个姓氏“篷风”在本姓克罗旭的后面，而且竭尽全力想把“篷风”叫响。如今，克·德·篷风已经成了他的签名。如果行为莽撞的律师依然称呼其为克罗旭先生，保证在出庭时，他会为自己的糊涂而后悔不已。所有称其为所长先生的，就能得到法官的保护。至于拍马屁称其为“德·篷风先生”的人，他则不惜报以高兴的微笑。所长先生年约 33 岁，拥有一处田庄，被称为篷风，年收入达 7 000 法郎，他还等待着继承两个叔叔的遗产。一为公证人克罗旭，一为神甫克罗旭，是图尔城圣马丁大寺的教士会的成员。传闻这两人都十分富有，三位克罗旭，族人众多，在城里拥有亲戚一二十家，俨然成了一个党派，如同过去佛罗伦萨的那些梅迪契一般。另外，正如梅迪契有对手帕济一族一样，也有人与克罗旭作对。

德·格拉桑夫人生有一子，年满 23 岁，她十分热情地来到葛朗台家，陪其夫人玩牌，巴望她那亲爱的阿道尔夫可以娶欧也妮小姐为妻。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付出全部精力，在一旁助战。在暗中不停地向小气的老头子伸出援助之手，每当面临与全局有关的关键时刻，他都抢在前头。这三位德·格拉桑也是帮助他们的人、族人、忠心耿耿的盟友。

在克罗旭方面，神甫足智多谋，还有那个任公证人的兄弟作为援兵，他努力与银行家夫人抗争，意欲让自己的侄儿继承葛朗台的巨额遗产，索漠城中的人们都十分关注克罗旭与德·格拉桑两家为了欧也妮小姐展开的明争暗斗。葛朗台小姐以后会成为谁的妻子呢？是所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桑先生呢？

对于这个疑问，有的人认为俩人都会落空。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不小，意欲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乘龙快婿，就凭年收入为 30 万法郎的陪嫁，谁还会对葛朗台昔日、如今、未来的那些酒桶斤斤计较呢？另外的一些人则答道，德·格拉桑乃是世家，非常富有，而阿道尔夫又生得英俊非凡，这样的一门亲事，足能让出身卑贱、亲自弄过斧头凿子，并且曾经做过革命党的索漠城人万分满意，除非有什么教皇的侄儿呆在他的夹袋里。然而精通人情世故的人提醒你，说克罗旭·德·篷风先生时时刻刻都可以在葛朗台家出入，而他的情敌却只能在周日登门。有的人觉得，德·格拉桑夫人和葛朗台家的女儿、夫人比克罗旭一家更加亲密，天长日久肯定会把她们说动，以使目的得逞。有的人却觉得克罗旭神甫的甜言蜜语天下一流，让女人和出家人抗



争，正好旗鼓相当。因此，索漠城中的一个年轻人才说道：“他们恰好难分上下，各有所长。”

以本地对内情一清二楚的老人们之见，像葛朗台这般聪明的人，绝对不会让外人得到家产。住在索漠的葛朗台有一个兄弟，在巴黎居住，是个酒商，十分富有。将来，欧也妮会与巴黎的葛朗台的儿子结为夫妻的。克罗旭以及德·格拉桑两家的爪牙们纷纷反对这种观点，说道：“一来，两兄弟在30个年头还未见过两次；二来居住在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怀着极大的期望。他担任了巴黎某区的区长，兼任国会议员、禁军上校、商务裁判所的推事，一心一意地想和拿破仑提升的某公爵结为亲家，早就否认和索漠的葛朗台是一族。”

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昂热到布卢瓦的驿车中，这个富有的独生女儿都成了谈论的话题。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这当然是符合情理的。

1818年初，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克罗旭党派明目张胆地打败了德·格拉桑党。弗鲁瓦丰田产一向以迷人的别墅、亭园、小河、池塘、森林闻名，价值达300万法郎。风华正茂的弗鲁瓦丰侯爵由于急着用钱，只好出卖了这处产业。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所长、克罗旭教士，还有他们的同伙，竟然打消了侯爵准备一段一段地出卖田产的意图。公证人对他说道，把田产划分成小块标卖，肯定会和投标人无休无止地打官司，然后才能得到田价。不妨整块地出卖给葛朗台先生，他既有购买能力，又能支付现钞。卖主被公证人的这番话说得心悦诚服，于是，一桩极其低价的生意便成交了。就这样，侯爵阁下的那块上等田产被葛朗台吞下去了。让索漠人感到吃惊的是，他办妥了一切手续，竟然打了一下折扣，立刻付清了田价。南特和奥尔良的人也就知道了这件新鲜事。

葛朗台先生坐在别人回家的小车上，去查看别的庄园。以主人的姿态查看一遍产业，回到家后，他认为这次投资的利钱足足有5厘，他立刻又产生了一个不错的想法，准备把一切田产和弗鲁瓦丰连成一块，于是，他要再度塞满几乎空空如也的金库，决心砍下所有的树木，然后卖掉草原上的白杨树。

此时你应该懂得了葛朗台先生的府第这个称呼的轻重了吧！这所房子昏暗无光，死气沉沉，位于城区的上部，与倒塌的城脚相连。

门上的拱顶以及两根柱子，如正屋一样，用的材料是灰凝土，出产于卢瓦尔河畔的一种白石头，质地柔软，使用期限不超过两个世纪。冬季的严寒、夏季的炎热，使柱头、门洞、门顶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奇怪的小洞洞，如同法国建筑物的那种虫吃了的样式，也与牢狱的大门有点相似。一条长长的由硬石雕刻而成的浮雕位于门顶之上，春夏秋冬四季的象征物已经剥落了，黑乎乎的。浮雕的基石延伸到了外面，乱七八糟地生长着杂草，有黄黄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一棵小樱桃树已经长高了不少。

大门的制作材料是独幅橡木，呈褐色。由于太干了，出现了许多裂缝。从外观上看，显得十分单薄，实际上牢固无比。因为上面钉有一排对花的钉子。一边的门上开有一扇小门，一个小洞开在中间，呈方形，安装了铁栅，密密地排列着的铁梗锈迹斑斑，泛着红色，一个环悬挂

在铁栅上，一个铁锤吊在铁环上，以供敲门之用，恰好和一颗形状古怪的大铁钉相撞。铁锤呈长方形，如同古代的钟锤，又如同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当一个玩古董的人细端详一番后，便可看出锤子昔日的形状是一个小丑，然而经过长年累月，它已被磨平了。

过去在宗教战争时期，这个小铁栅是供屋中人观察来人之用。如今爱四处张望的人，可以透过铁栅，看到那黑乎乎的似绿非绿的环洞，环洞尽头是几级凌乱不堪的石级，与花园相通。厚重而潮乎乎的围墙，处处渗水，杂树丛生，呈气馁状，却也另有一番风景。这片墙原本是一段城墙，附近的人家都对其加以利用，以装饰花园。

堂屋是楼下的房间中最重要的一间。它的出入口便是大门里的环洞。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小城中，异乡人是不大明白一间堂屋的重要性的。同时，它又充当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起居的重点，全家人公共的起居室。本区的理发师一年中有两次在这儿为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神甫、县长、磨坊雇工登门时，也是呆在这间屋里。房中开有两扇窗户。地上铺有地板。从上到下都铺上了古式嵌线的防护壁板，屋顶上的横梁裸露，涂上灰漆，梁木中的楼板上满是白粉，如今已经泛黄了。

壁炉架上是一面镜子，闪着青光，两边被划成斜线，玻璃的厚度清楚可见，丝丝光线投射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架的面是由白石做成，十分粗糙。一座用黄铜制成的陈年旧钟摆上面，外壳上刻有图案，用螺钿镶嵌而成。两边各放着一把烛台，是两用的，用的材料也是黄铜。底座是蓝色大理石，镶着铜边。许多支灯芯盘竖立着，呈玫瑰花瓣形状。若去掉这些盘子，底座又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烛台，在平时使用。

古式的座椅上铺有花绸面子，上面绣有拉封丹的故事，然而如果不是博学者，根本认不出它的内容。颜色已经彻底地褪掉了，处处打着补丁。人物形象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三角形的酒橱放在四个角落里，橱上是搁板，有几个格，可以摆放小东西，都显得油乎乎的。一张做工细致的破旧牌桌放在两窗中的板壁下，桌面上刻有棋盘。一只晴雨表挂在牌桌后的墙壁上，呈椭圆形。金漆的丝带形花边镶在黑色的框子的四周，苍蝇十分放肆地粘在上面，样子十分凶恶，可能不会留下多少金漆了。

两幅用水粉画成的肖像画挂在与壁炉架相对的墙壁上。听说其中一人是葛朗台夫人的姥爷，即德·拉贝特利耶老人家，他身穿皇家卫队中尉的制服。另一个是已经去世了的冉蒂耶夫人，她的头上梳着一个古代的髻。窗帘是用图尔红绸做成的，两边有系着大坠子的丝带吊着它。这种浪费的摆设与葛朗台一家的习性不协调。原来在刚买这栋房子时，就已有窗帘。甚至镜框、座钟、全套软垫家具，以及红木做成的酒橱都是如此。

与门相邻的窗下，有一个木座，上面放着一张草垫椅子，葛朗台夫人坐在上面，能够目睹从街上走过的路人。窗下的空间被一张褪了色的用樱桃木做成的女红台塞得满满的，旁边是一张小靠椅，是属于欧也妮的。

15个年头过去了，从4月起，直至11月，母女俩就坐在这儿，消消停停地打发时间。11



月份的初一，她们便可以坐在壁炉边度过冬天了。也唯有在那天，葛朗台才同意在堂屋里生起炉火。当3月3日来临时，就必须灭掉炉火，毫不顾及早春的寒冷以及早秋的凉意。在4月和10月最严寒的天气里，长脚拿依千方百计地从厨房里拿出一些柴炭，准备一只脚炉，为夫人和小姐抵挡一下早晨和傍晚的寒冷。

母女俩负责全家人的内衣被子服装，她们全心全意，如女工一般天天辛勤劳作，即使欧也妮想为自己绣一个挑花领，也只得从睡觉里抽时间来完成，还必须想法从父亲处骗来蜡烛。这么多年以来，女儿和拿依使用的蜡烛，都是由小气鬼一手分发的，就像每个早晨发放面包和食物一般。

可能忍受主人的专横的唯有长脚拿依一人。索漠城里的人们对葛朗台夫妇拥有这样的一个女仆羡慕不已。人们称其为长脚拿依，因为她的身高为5尺8寸。在葛朗台家，她已经度过了35个年头。尽管她的年薪仅为60法郎，在人们的眼里，她在索漠城里，她是最富有的女仆人了。一年收入60法郎，她攒了35个年头，近来竟然在公证人克罗旭处存下了4000法郎，以做终身年金。这笔无休止的积蓄，好像是个庞大的数目。见这个年过60的老年女仆把老年的口粮准备好了，每个女仆都眼红了，却尚未想到这份口粮的代价是不辞辛苦地做牛做马。

当她年满22岁时，无人愿意娶这位可怜的少女。她的脸十分丑陋，让人恐惧。实际上，这种说法过火了。若将她的脸庞安装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人们还会赞叹它呢！然而听说无论什么都必须相配，她开始为农民放牛，农民家发生了一场大火，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来到了城里，寻找工作。

而那时候，葛朗台意欲独立，准备结婚。他发现了这个处处碰一鼻子灰的少女。凭箍桶匠的眼力，来对一个人的体力进行判断，结果是准确无误的。她拥有大力士般的体格，立在那里，如同一颗已经生长了60个年头的橡树，根深蒂固，腰肢粗大，背脊呈四方形，一双赶车人的手，忠诚不欺瞒的品行，就像她的贞操一样毫无污点，从这个女人身上，可以得到多少好处，他盘算得一清二楚。她那张斗志昂扬的脸上满是痘，皮肤呈紫铜色，手臂上青筋绷起，拿依的这些外部特征并未让箍桶匠退缩。此时在他那个年纪，还可以动心。他向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提供了衣服，鞋袜，吃住，支付工资，让她做工，也不特别虐待或践踏她。

受到如此待遇，长脚拿依私下高兴得泪流满面，也就忠心耿耿地照料箍桶匠，而箍桶匠却像使唤家奴一般地使唤她。所有的事情都由拿依负责，如做饭，蒸洗东西，去卢瓦尔河边洗衣服，再挑回家中。天刚破晓，她就起床了，深更半夜才上床睡觉。收获的时候，她负责一切短工的伙食，还不允许别人把掉在地上的葡萄捡起来。她如同一条毫无二心的狗，老实地护卫着主人的财产。总而言之，她对他言听计从，不管他有什么胡思乱想的主意，她都默默地服从。在那人人皆知的1811年，收获时节尤其劳苦，这时，拿依已为他工作了20个年头，葛朗台才狠狠心，把一只旧表赏给了她。那是她获得的唯一的礼物。尽管他总是把旧鞋子送给她

(恰好适合她穿)，然而每3个月后到手的鞋子，早已破烂不堪了，不能称其为礼物了。可怜的女孩由于两手空空，变得十分小气，最终葛朗台如同爱一只狗似的对她很有好感。而拿依也愿意被主人用铁链拴住脖子，她已经感觉不到链条上的刺弄痛了她。

如果葛朗台切面包时过分抠门，她也毫无怨言，这户人家有严格的饮食规定，从来无人生病，拿依也愿意承受这整洁带来的益处。再说她和主人十分和谐。葛朗台笑时，她也面带笑容。葛朗台愁容满面、受冻、暖身子、做事，她也和他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不分你我的平等，还算不上是甜甜的慰藉吗？她在树下吃杏子、桃子、枣子，主人家也毫无怨言。

在有些年头里，果子压弯了树枝，佃户们拿它做猪食，于是葛朗台向拿依说道：“拿依，吃吧，放开肚子吃。”

这个贫苦的农村妇女，从儿童时代起，别人给予她的只有虐待，别人由于善心而收留了她，对她来说，葛朗台老头那种让人难以猜透的笑容，如同一缕阳光。再说拿依那幼稚的心中，单纯的脑子里，只能容纳一种情感，一个想法，35个年头如一日，她总是回忆自己在葛朗台先生的作坊前站着，脚上没穿鞋子，身穿褴褛的衣服，倾听箍桶匠向她发问：“孩子，你需要啥？”存在于她心中的感激之情总是如此新鲜。

有时，葛朗台一想到从来没有一句恭维的话传入这个可怜虫的耳中，她对女人所能得到的那些脉脉温情一窍不通，以后面对上帝，接受审问时，比起圣母玛丽亚来，她会显得圣洁得多。一想到这些，葛朗台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注视着她，说道：“让人同情的拿依！”

老仆人闻听此言，老是瞥一眼葛朗台，双眼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眼神。这句不时发出的感叹词，年深日久，便变成了俩人之间联系友情的连环，每说一次这句话，连锁上便会增添一环。发自葛朗台的心灵深处，而且让老处女万分感谢的这种同情，不知为何老是带着恐怖的意味。这种来自铁公鸡的无情的同情，对老箍桶匠来说，是由于数不胜数的幸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而对拿依来说，这却意味着一切幸福。“令人同情的拿依！”谁不会说这种话？然而说话的腔调，口气中的神秘兮兮的同情，上帝会凭借它辨认出真正的大慈大悲之人。

在索漠，有好多户人家对待仆人比这更好，然而仆人依然不满意主人。接着，又传扬开来这些话：

“葛朗台是如何对待长脚拿依的，她会如此忠心耿耿？几乎愿意为他们奉献生命。”

厨房与院子相邻，窗户上安装了铁栅，总是十分整洁，一副冰冷的样子。真可谓是守财奴家的厨房，从不浪费半点什么。晚上，拿依把碗碟洗好，把剩菜放好，把灶火弄灭，然后来到与厨房被一条走廊隔开的堂屋里，开始织麻，和主人们呆在一起。如此一来，在整个傍晚，家中点一支烛就够用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便是老女仆的卧室，只开有一个墙洞，几缕阳光透过它射进屋中，在这样的一个窝里躺着，她那强壮的身体竟然丝毫未损，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悄无声息的房子里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她的耳朵。如同一条看门狗，她睡觉时双耳是竖着的，边休息边护院。



等故事展开时，我再来描写房子的其余部分。然而从聚集了全家精华的堂屋中的情景，人们会很容易想到楼上的寒碜了。

1819年，秋天，天气非常不错。11月中旬的某天黄昏，长脚拿依才开始把炉火生起来。这一天是克罗旭和德·格拉桑家永远不会忘记的节日。双方有6位参战者。准备全身披挂，在堂屋里拼一拼，看谁显得更热情，更亲密。

早晨，索漠人目睹葛朗台夫人和葛朗台小姐带着拿依，前往教堂看做弥撒，于是众人回想起来了，今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盘算好葛朗台家用罢晚餐后，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甫、克·德·篷风先生匆匆登门拜访，意欲抢先德·格拉桑家一步向葛朗台小姐祝寿。三人都手捧一大把鲜花，此花采自小暖房。所长的那束花上十分巧妙地系着白色的缎带，带着黄色的穗子。

每当欧也妮的生日或者本名节日^①来临时，葛朗台总是一大早就来到女儿的床边，十分庄重地亲自送给她一份做爸爸的礼物。23个年头过去了，他早就养成了一个老习惯，每年的礼物都是一枚极其少见的金洋。

葛朗台夫人送给女儿的总是一件衣服，或者是冬衣，或者是夏衣，根据季节而定。这两件衣服，还有元旦和他自己的节日里父亲赏给他的金洋，于是她每年可以得到大约五六百法郎的小小收入。葛朗台十分欢喜地看女儿攒下这些东西，这只是在另一只袋中装上自己的钱而已，再说能够使从小使女儿养成小气的习惯。他常常询问她有多少财产——其中葛朗台夫人的姥爷姥姥给了一部分。——询问时，他老是说道：“这是你陪嫁的压箱钱。”

压箱钱是一种从古时延续下来的风俗习惯。至今，在法国中部的一些地方，这种习惯依然保存着。在贝里、安茹那里，当一个女孩嫁为人妻时，若非娘家，即是婆家，都会把一笔金洋和银洋送给她。或者是12枚，或者144枚，或者1200枚，与家庭境况有关。即使是最贫穷的牧羊女嫁为人妇，也必须有压箱钱，即使用大铜钱也可以。在伊苏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对过去的一个富有的独生女儿津津乐道。她拥有144枚葡萄牙金洋的压箱钱。卡特琳娜·德·梅迪娶嫁给亨利二世为妻，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芝七世把一套属于古物的金制勋章送给了她，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用晚餐时，葛朗台见女儿身穿新衣，显得分外好看，便喜不自禁地说道：“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我们生个炉子，得个吉利吧！”

长脚拿依把饭桌上尚未吃完的鹅撤了下来，在箍桶匠家，这是最好的食物。还说道：“今年小姐肯定会有喜事了。”

“在索漠城里，尚无门当户对的人家。”葛朗台太太接过了话头，她注视着丈夫时的那种小

^① 本名节日：西方风俗中，教徒都以圣者之名命名。凡自己取名的圣者的纪念日，称为本名节日。